

提尔仁斯基故事

目 錄

原序	（三）
老爹	（七）
油炸馬鈴薯片	（一七）
在地窖內	（二一）
從彼得格拉到莫斯科的旅行	（二六）
夜談	（三四）
車站站長	（四一）
人民的教育	（五九）
機會	（六九）
在學校裏	（八〇）
二幅肖像	（九二）

原 序

許多爲勞動人民的自由與幸福而鬥爭的出色戰士中，有一位戰士，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卓絕的工作者，是列寧和斯大林最親近的戰友和朋友，他就是飛利克斯·葛特孟佐維切·捷爾仁斯基。

還在年青的時候，捷爾仁斯基已開始走上爲工人階級的事業而與沙皇政府鬥爭的道路。

沙皇的劊子手，很快地就領會到了像捷爾仁斯基那樣的人，對於他們真是極大的危險，所以千方百計地迫害着這位革命黨員。

可是捷爾仁斯基堅忍不拔地、英勇無比地忍受着各種迫害。革命必然勝利的信心，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力量；多次的逮捕和監禁，都不能動搖他對於共產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念。人民都稱他爲鐵的飛利克斯。

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，先前的地主和工廠老闆，沙皇的官吏和大臣們，紛起與年青的蘇維埃政權爲敵。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派遣間諜、破壞者和暗殺者，來到我國的國土，他們企圖用各種方法來破壞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。

在那時候，人民委員會根據列寧的建議，通過決議，組織全俄非常委員會（俄文簡稱 **БЧК**），來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鬥爭。鐵的飛利克斯，就被派任爲這個委員會的領導者。

全體蘇維埃人民，都幫助非常委員會。光榮的非常委員會工作人員，在捷爾仁斯基同志的領導之下，已成爲蘇維埃國家的敵人的霹靂；就是這樣的非常委員會，斯大林同志稱之爲革命的從不疲倦的守衛隊，無產階級的經常拔出的利刃。在戰爭和紛亂的時候，許許多多兒童顯然是缺乏照顧的。捷爾仁斯基和他的著名的非常委員會工作人員，把成千的兒童，從飢餓與疾病交迫中拯救出來，撫育他們，使其成爲偉大的蘇維埃聯盟的有用公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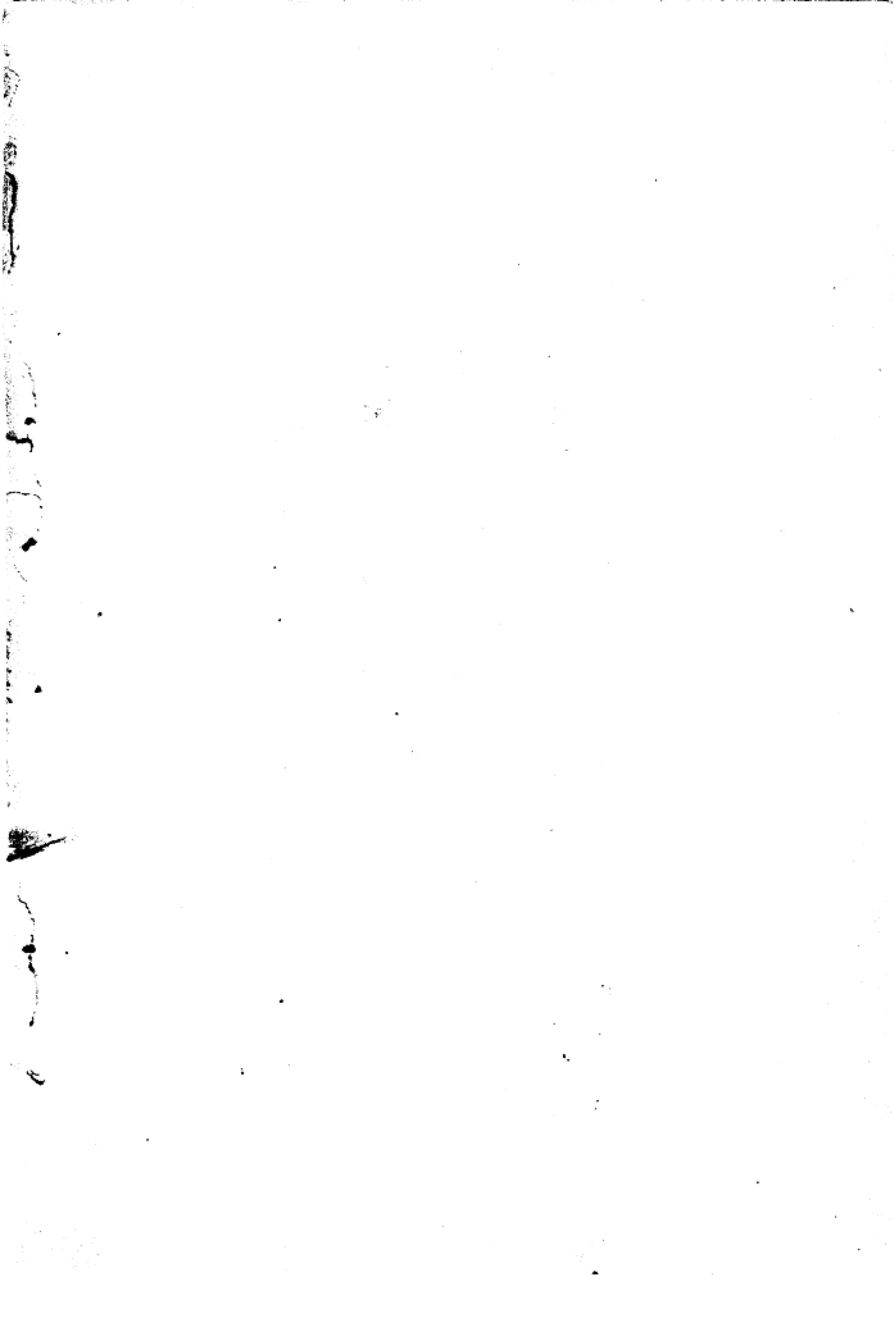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的國家，一面在戰爭，一面在建設。城市和鄉村的正常生活，有許多事情都倚靠鐵路的工作。那時，布爾什維克黨委派捷爾仁斯基充任人民交通委員。

這樣，非常委員會的第一位工作人員，就變成我們的鐵路的復興工作的組織者。
捷爾仁斯基同志，這位熱烈的愛國者，列寧和斯大林的忠實的學生和戰友，
又大大幫助了我國的經濟復興事業。他參加了社會主義工業的最初的大工廠的奠
基工作。

飛利克斯·葛特孟德維切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逝世。

在追悼他時，斯大林同志寫道：

『現在，在開着的棺材旁邊，當你追憶捷爾仁斯基同志走過的全部路程——
監禁、苦役、充軍、非常委員會和反革命份子的鬥爭、受到破壞的運輸事業的復
興、年青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建設——的時候，我要用一個字，來表示這種熱血沸
騰的生活的特性，那就是「熱情」（「熱情」原文為「燃燒」，指捷爾仁斯基那
種熱烈的性格——譯者）。』





老爹

在辦公室的屏風後面，安置着一張床。

當他精力不濟、不能繼續工作的時候，捷爾仁斯基就走到屏風後面，脫了長統靴，躺在床上。他睡眠的時間並不長久——三小時或四小時，從沒有人去叫醒他，他會自己醒來，洗好了臉，開門走入秘書的房間說：

『我好像睡得很久很久了。』

他詢問清楚，在他睡眠的時候，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了沒有以後，就坐下去工作。在他的辦公桌上，放着信件和書札，通知和報告。關於這一切，他必須親自答覆，全般瞭解。

例如這裏有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準備進攻，並且爲了進攻，正在募集着款項。很明顯地，伊凡·斯帶威夫公司商號的主人，繳納了大宗款項；還有，莫斯科國民銀行以及烟草廠廠主鮑達諾夫，也將金錢供給了革命的敵人。可是，這裏是四十八萬盧布的大數目，捐納這大數目的人是誰呢？還有，這封用法文寫的信，又爲了什麼呢？還有那筆五十四萬盧布的款項，是從什麼地方取來的呢？

他憑着自己的想像，描述敵對組織的計劃，他在自己的想像中怎麼想，他就在小紙片上描出了敵對組織的計劃的輪廓。

這樣，慢慢地，一步一步地，他解決了問題，解決了只有他才能解決的問題……



他思想着，判斷着，在自己的辦公室內，從一個角落踱向另一角落去，這情形正像他過去在監獄裏似的。他的眼睛神色暗淡，他的雙手經常插在跟普通士兵所繫的完全相同的皮帶裏。

在夜間的任何時候，他的秘書把非常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帶到他的房間裏去開

會。

出席會議的，有年青的工人和共產黨員，他們都穿得很苦很襤褸：有的繫着綁腿，有的穿着巨大的、破舊的、類似球鞋的淺口皮鞋，有的披着短外衣，有的穿着綴製的斜領襯衣。

出席會議的，還有過去的兵士，他們身上穿着已被烈日晒得腿色的軍服，足上的長統靴也破舊不堪，有的只好在破開口塞上一些稻草之類的東西。

出席會議的，還有鬍子花白的普濟羅夫茲工廠的老工人，還有鐵路上的司機，還有黑海沿岸和波羅的海沿岸的海員，……

捷爾仁斯基坐在自己的辦公桌邊對同志們說話，在說話時，時而看看這位同志，時而望望那位同志。他用低微而平靜的聲音，用極簡短的語句，很清楚地解釋明白，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揭發新的反革命的組織。

非常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們，都屏住呼吸，細心地聽他解釋。

然後捷爾仁斯基詢問他們：

『有什麼疑問沒有？』

對於所有的問題，就算是最瑣碎的問題，他都詳細的解答。然後把全部計劃提交大家討論。在討論時，捷爾仁斯基非常注意地傾聽着各方面的意見。

『對的，』有時候他說：『你說得不錯。』

也有時候，他說：『不對。要是我們照這樣做去，全部業務，就會遭到失敗的。』

接着，他就說明為什麼不能照這樣去做的理由。

接着，他又從非常委員會的實際經驗中，提出一個事件、兩個事件、三個事件，……來作為印證。

例如關於喀羅斯克車站放火者的事件。……

例如關於薩拉多夫的列車事件。列車裝載的糧食，本來是用來接濟飢餓的彼得格勒城的，而人民的敵人並不把糧食在彼得格勒城接受下來，却把糧食送回薩拉多夫去了。

又如「減低嬰兒死亡率協會」事件。那是掩護反革命組織的多特的名字啊，但在這機構裏面，却保藏着巨量的爆炸物，有機關槍，有步槍，有手榴彈。……

又如「立憲會議聯盟」，多好聽啊！

又用「白十字」的名稱！

然而敵人的組織所用的名稱，還不僅祇這些，他們甚至還用這樣的名稱，「黑點」。

接着，他很平靜地、很認真地說明，在暴露上述事件的時候，某一種方法是正確的，某一種方法是錯誤的；在某幾處地方會充分佈置，而某幾處地方是迅速處理；在若干場合，曾決定過應該怎樣去做，而後來又怎樣做的。

他繼續不斷地想出過去的事例，就用這些事例來啓發到會的人，如何在當前的工作中，發揮清醒的鎮定性以及生動的機變性。

有時候，在這樣的談話中，忽然電話的鈴響了，捷爾仁斯基拿起聽筒，他說：

『是的，接話的正是我。……再會，特拉克·米爾·伊里奇。』

在這時候，在辦公室內，是這樣的靜默，連人們的呼吸聲都可以聽得非常清

楚。

捷爾仁斯基在和列寧通話，他的蒼白的臉，微微現出紅色。在這數分鐘內，對於出席會議的非常委員會工作人員，好像列寧不僅僅是對捷爾仁斯基說話，而是通過了他，對他們全體人員說着話。

有時候，在會議以後，捷爾仁斯基在自己的辦公桌上，發現二塊包在煙捲紙內的魂糖或者一小包烟葉，或者一大塊用紙包着的灰色麵包。

原來在那個時候，全國遭受着饑荒，捷爾仁斯基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，只能過個半飽的生活。他的工作同志，不好意思當面送給他二塊精糖，深怕他突然動怒，所以只把自己的禮物悄悄留在他的辦公桌上。

然而捷爾仁斯基並不動怒。

他拆開了包得很整齊的紙包，在裏面發現了兩塊魂糖。不大容易看到的帶着憂鬱成份的微笑，淡淡地出現在他臉上了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在背後，非常委員會的工作同志，都稱捷爾仁斯基為老爹。

他們說：『老爹現在在開會。』





或者說：『老爹叫你去。』

或者說：『老爹已到克林姆宮看符拉其米爾·伊里奇去了。』

有時候，在深夜，他離開了自己的房間，走到非常委員會辦公廳的房間中去。

他穿着鬆開鈕扣的大氅和古舊的長統靴，輕輕地咳嗽幾聲，走進年青的調查員的辦公室裏。調查員立即起立，他却說：

『請坐，』他自己也隨即坐下了。

約有幾秒鐘的時間，他周詳地觀察那位和自己談話的人的臉色，隨即就問：

『你有什麼要向我訴說嗎？』

『沒有，飛利克斯。』葛特孟佐維切，『調查員回答說。

『不對。我知道，你的妻子在生病，而且在家裏沒有柴火。』

調查員默不作聲。

而且，你們的彼得如，一個人陪着患病的母親，在家裏過。是不是？』

捷爾仁斯基繼續着說。

接着，他從自己的口袋裏摸出一個小包，很愉快地說：

『這是糖。這裏是整整的二塊，是真正的白糖，而不是你那邊的那種糖精。這對於你的妻子，將非常有益的。拿去吧！至於柴火，我們再來設法。』

約在兩小時的時間內，他從這一個工作者走向另一個工作者。而且在這樣的巡視中，他決不會遺忘了任何人的。他和部門的首長談話，也和打字員談話，他和委員談話，也和交通員談話，對於所有的人，在他那裏，都了發現最勉的語句，溫和的微笑以及輕鬆愉快的『你好啊。』

『老爹正在作醫師式的巡行呢，』非常委員會工作人員都這樣說。